

# 火機

作者: 叛龍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—.

今日我個中同開咗間新嘅酒吧，雖然我唔係好飲得，但我都係會去捧場，畢竟都識咗咁多年，去都唔去又好似真係有啲唔比面。

佢間嘢開個位真係有啲偏僻，加埋落雨同我遲咗出門口，我搞到呢咁hea先去到佢個到。

我成身濕曬咁行入去，然後企咗喺吧台前面，而吧台裡面有一個個樣有幾分似林明禎嘅靚女，嗰個就係我中同兼呢到老細同Bartender-啊恩。

「嘩，搞咩啊盈姐？」佢拎咗包紙巾出嚟：「抹抹佢先啦。」

「唔該曬。」我接過佢包紙巾。

我抹咗抹身之後，就拎咗枝煙出嚟擺落嘴到。

我伸手入褲袋，然後再拎返出嚟揸制。

我深吸一啖之後呼，但係點解...

無煙出嘅？

啊恩有啲疑惑咁望住我：「你枝煙...未著架嗎？」

「Oh Sorry，慣咗手勢。」我忍唔住笑咗出嚟。

我再伸手入去摸多次，但係咩都摸唔到。

仆你個街，一定係急得滯冇帶或者跌咗。

「冇冇火機啊？」我問佢。

「我戒咗煙啦，你出去買啦。」

「哦，好啦。」

我轉身準備行返出去搵七仔買火機，然後有人拉住咗我。

我轉身一望就即刻呆咗，拉住我嘅係一個米八高，著住黑色西裝，膚色偏白嘅男仔。

佢個頭係歐美Under cut加All

back仲要染埋金毛，對眉濃密而烏黑，雙眼炯炯有神，個鼻樑又直又挺，個嘴紅潤有血色。

嘩，真係好撻靚仔。

佢用手喺我眼前揮咗揮，而我都終於回過神嚟。

「你係咪要火機？」佢問我。

「係啊。」我吞咗啖口水。

佢喺褲袋拎咗個火機出嚟，係一個普通嘅BIC純紫色火機。

「唔該。」我點火。

我點著咗枝煙之後，就遞返個火機比佢。

佢將個火機推返埋我到：「拎住先啦，一間走先還。」

「吓？」

講真，我好少見人借完唔拎返。

因為自己嗰個借咗比人，自己玩鑽木啊？

「你今晚唔會淨係食一枝煙啫？」佢苦笑。

「咁都係。」

講完，我就將個火機袋咗落袋。

## 二.

我同啊恩傾咗陣，好快就食完枝煙。

「條友你識唔識架？」我問佢。

「唔識啊，應該係我啲Friend叫過嚟架，你想上馬？」啊恩奸笑：「你咪直接坐人隔離囉，依家仲有咁多空位，你走去特登坐佢隔離，應該都知咩事啫。」

我探頭出去望咗望，先發現啲枱個佈局同一般啲有啲唔同。

啲枱全部拍埋曬一齊，每一邊都有張長梳化，好似中學開大食會咁。

「嘩，今日做咩咁搞鬼啊？」

「冇呀，因為今日嚟啲啲好多都係Friend，費事要大家隔咁遠。」佢拎起兩壺酒：「我搞掂啦，你得未啊？」

「掂啦。」

我將煙頭揀咗落煙灰缸，然後就跟住啊恩行咗入去。

我直接坐咗喺個靚仔隔離，但係就冇主動Hi佢。

點解？因為點都要扮吓上菜架嘛大佬！

起痰還起痰，但係做主動就好容易比人食住上架喇。

但係我坐低咁耐，佢都冇理過我。

唔得，要諗啲計導佢先得。

我轉身背住佢，拎咗部電話出嚟。

「幫個手啊大佬。」我Send咗個Whatsapp比啊恩。

「掂啦。」佢覆我。

一覆完，佢就拍咗幾下手，大家即刻望住佢。

「喂大家，玩返個大排檔先啦！」佢望咗我一眼。

我扒咗扒頭：「玩返轉先啦，唔係唔玩啊？」

啊恩拎咗副啤牌出嚟：「玩嘅舉手！」

雖然唔知佢個計劃係點，但係佢從來都冇水過我，所以我對佢有絕對嘅信任。

我率先舉手，而其他人都陸續舉手。

過咗一陣，我隔離個靚仔都係未舉手。

啊恩皺眉：「咁唔得嗰，都唔全票通過嘅。」

全枱人都望住我隔離個靚仔，佢最後都因為人群壓力而舉咗手。

「咁就啱喇！」佢洗牌。

佢洗完之後，望咗個牌背一陣就將副牌擺咗喺枱面。

佢望住我：「盈姐係我中同，比個面佢抽先啦！」

### 三.

「梗係得啦！」我笑住講。

我伸手過去抽咗張牌，反轉張牌嘅同時，我個心情都反轉咗。

仆你個街，二仔嚟嘅！

我用一個絕望嘅眼神望住佢，而佢淨係比咗個「OK」我。

OK條撚啊！

我唔知你有咩計劃，但係我唔飲得呢單嘢你係一定知架啫。

我嘆咗啖氣，然後擺低張牌。

擺低張牌嘅同時，有三個人哼咗杯，其中一個係啊恩。

我睇咗佢一眼，然後佢向我微笑扒頭。

屌你仲笑！打柒你啊嚟！

我反咗個白眼，之後就直接清杯。

無事嘅，好快就有人抽到下張二架喇。

點知，抽淨五張牌都未有下張二，成件事好唔對路，而我都開始唔係好掂。

我個頭開始大幅度鳩掬，但我隔離個靚仔完全零反。

佢成程都冇咩點講嘢，而家我鳩掬到咁都冇反應。

到底係佢有問題？定係我有問題？

我白滑大波又靚女長腿，冇可能係我問題。

「喂，啊恩！」我嗌佢。

「做咩啊？」佢將五張牌攤開。

「我想走。」

「抽埋先啦。」

講完，佢哋就快快手抽曬啲牌。

啊恩睇咗個靚仔一眼，但佢照舊零反，然後啊恩就直接代我飲咗。

關於另外嗰三隻二？三隻都喺底啊！

「搞掂，我走先。」我搖搖下咁企起身。

啊恩衝過嚟扶住我：「我送佢出去先，大家玩住先。」

佢扶住我行咗出去，然後企咗喺門口隔離。

「你搞咩啊？我就死喇！」我無力咁打咗佢手臂一下。

佢扁嘴：「我鬼知佢咁唔Man啫，一啖都唔幫你飲。」

「唉，啊姐我而家係咪冇曬吸引力喇？」

「邊係，你由中學到而家都係咁撻正。」

「咁點解啊？」

「話唔定佢係Gay嘅呢？」

我嘆咗啖氣：「唉，希望係啦。」

呢個時候，個靚仔行咗出嚟。

你終於扯喇？快啲過嚟啦，啊姐等緊你啊。

## 四

「小姐你好似...」

佢講到一半就比我打斷咗。

「我知啊，靚女啊嘛，我叫啊盈啊。」我撥咗撥頭髮。

嚟啦！快啲啦！我起撚曬痰啦！下面濕到成個萬宜水庫咁啊！

「嗯...我叫啊聖，你確實幾靚女。」佢微笑住，有啲怕羞咁講。

係啊，咁就啱喇。

見你咁怕羞，但係又咁鬼死靚仔，啊姐我今日決定做一次主動。

我直接拖起佢隻手，然後轉身開始行。

咦，點解行唔郁嘅？

我停低轉身一望，佢就咁企咗喺原地用力拉住我。

「你做咩唔行嘅？」我問佢。

羊肉送到虎口，唔係咁都唔識擘大口食啊嘛？

佢有啲疑惑咁望住我：「你要帶我去邊？」

我開始有少少躁：「做到咁你都仲要問？」

「我想出嚟問你拎返個火機，就係咁多。」佢有啲無奈咁講。

我屌啊！十蚊個火機你都要出嚟特登問我拎返，有冇咁撚小氣啊？

不過唔緊要，還咪還，反正我自己買過個都係幾蚊嘅事，同埋我諗到條橋。

我拎個火機出嚟，喺佢諗全拎返嘅時候...

縮手。

我將個火機塞落個Bra到：「想拎返都得，電話號碼比我啊唔該。」

我就唔信你伸手入嚟拎，一係你就自己買過個。

佢嘆咗啖氣：「你電話比我，我入比你。」



咁咪啱囉，要等價交換架嘛。

我好雀躍咁拎部電話出嚟解鎖，然後就遞咗比佢。

佢揸咗一陣之後就遞返比我：「咁個火機可以比返我未？」

「梗係未得啦。」我隔住件衫揸實個火機。

我點知你個號碼真定假？梗係要打打佢先啦！

我揸制打出去，然後就聽到啊聖身上傳嚟Iphone嘅預設鈴聲。

「夠曬誠實，還比你啦。」我拎返個火機出嚟。

「唔該。」佢接過火機。

「再約啦。」

「嗯。」

講完，佢就轉身行咗返入去。

「你覺唔覺得佢奇奇怪怪？」啊恩問我。

「我覺得。」我猛烈地抓頭。

## 五.

「你覺得佢邊到怪？」

「一開始又咁大方叫我袋住，走嘅時候又衝出嚟問我拎返，五時花六時變咁。」我繼續講：「仲有啊，十蚊個火機都記得，仲要寧願賣埋自己個電話號碼都要拎返，一定係孤寒種。」

啊恩有啲疑惑咁望住我，好似我講錯咗啲咁。

「做咩啊？」我問佢。

「你有冇諗過喺你抄佢牌嘅同時，佢都抄咗你牌，而男仔抄女仔牌通常係難過女仔抄男仔牌架啲。」啊恩托住下巴：「咁計嘅話，唔係佢賣個電話號碼比你，係你賣個電話號碼比佢。」

呢句嘢聽落冇道理，但諗一諗又好似有啲道理。

「你咁講又好似...係啲。」我托住個頭，擺出個諗樣。

明明啲雨水打落屋簷應該會好嘈，但明明我同佢就企喺屋簷下面，竟然咩都聽唔到，靜過太空。

我陷入沉思，而佢就粒聲唔出、認真咁望住我，不時仲會扒下頭，然後...

佢「噗」一聲咁笑出嚟。

「你笑咩啊？」我問佢。

「你係咪傻架？」佢笑到狂咳。

「唔明啲恩姐。」

佢拍咗拍心口順返條氣：「樣衰就話蝕啫，咁人咁靚仔係咩啊？」

「好似又係啲，咁咪即係我賺咗囉？」我恍然大悟。

「擺明啦。」

我舉起兩隻中指：「屌你啦，又撚鳩我！」

不愧係舊相識，次次見面都要撚我一鑊。

「不過我有個唔同嘅睇法。」啊恩拍咗拍我膊頭。

「咩睇法啊？再撚就撚架喇！」我又腰。

「你知唔知咩係『以小見大』？」

「直接講啦。」

真係好鬼憎人同我哋到賣關子，有咩咪直接講囉。

「直接講我就唔會架喇，比兩個Key words你啦。」

「講啦，唔好咁啦。」我扁嘴。

「愛同火機。」佢擰轉面：「其他唔講。」

「好囉。」

「自己慢慢參透下啦。」佢轉身行返入去。

「係喇係喇知道喇。」我伸咗伸脷。

唔講咪唔講囉，哼！

## 六.

一個星期後。

呢個禮拜忙到爆炸，我直接瞓死咗。

電話響起，我用曬全身嘅力先轉到個身去拎擺喺床頭櫃上面嘅電話。

係啊恩。

「喂，盈姐你嚟唔嚟？」佢問我。

「做咩特登問我？」我打咗個喊路：「唔喇，好叻啊。」

「但係上次個靚仔問我你今日嚟唔嚟啎。」

實係會特登問啦，佢拎完我電話號碼都有搵過我。

「真定假啊？」

「攞你有錢分咩？」

佢一講完，Whatsapp就彈咗個通知出嚟。

「啊盈，我係啊聖啊，你嚟唔嚟？」

係啊聖Send比我嘅Message。

「喂真係啎。」

「咁你嚟唔嚟啊？我見佢自己坐咗喺到。」

「咁搞笑？」我慢慢坐咗起身：「咁你等我一陣。」

「好啦。」佢Cut線。

收線之後我求其笠咗啲嘢上身就落咗樓搭的士，好快就嚟到啊恩間酒吧門口。

我行入去之後同上次一樣企咗喺吧台前面，諗住食枝煙先入去。

喺我準備點火嘅一刻，啊恩捉住咗我隻手。

「做咩啊？」我不明所以。

「唔好點住，等我一陣。」佢放低手頭上做緊嘅嘢：「啊聖！借個火嚟！」

啊聖行到嚟我身邊，然後拎咗個火機出嚟：「係咪借火？」

個火機係純紫色嘅BIC火機，冇咩特別。

「唔係我借啊，係盈姐。」啊恩指住我。

我接過個火機，點完火就還返比佢，而佢都行返埋自己個位到。

我呼出一啖煙：「話時話，明明我今日有火，做咩要特登借人咁個？」

「你冇發現有咩特別？」啊恩扁嘴，好似有啲失望。

「冇啊，有咩特別？」

「個火機。」

「個火機咪十蚊個嘅純色火機，有咩特別？」

「佢用緊嘅火機，同佢上個禮拜嗰個係一樣架。」

「咁...所以呢？」

我唔係好明咁樣代表啲咩。

「唉，你都唔明嘅。」

「係架喇，你講啲嘢咁深。」

「你食完枝煙就去同佢坐啦，佢等緊你。」

「知啦，今晚食硬佢。」

「睇下點。」

咩料啊你而家？我今晚就食比你睇！

## 七.

啊聖坐咗喺卡位埋邊，我行到嚟枱邊企咗喺到。

枱上面擺住一壺橙色嘅嘢，如無意外應該係橙汁加Vodka。

「你係咪搵我啊？」我問佢。

佢冇講嘢，淨係扒咗扒頭。

屌你老味，含含羞羞好似含住碌鳩咁，講句嘢講唔到，都唔知係咪男人嚟。

好彩你夠靚仔，如果唔係真係會單身成世。

「想我坐低有代價架啫。」我指住壺嘢。

「一杯？」佢問我。

「梗係啦。」

佢斟滿一杯，然後一啖清曬。

飲得咁豪邁，壺嘢應該溝得好淡。

我坐喺佢對面，然後拎起個壺蓋聞咗聞，浸味聞起上嚟同消毒藥水冇分別。

仆你個街，呢壺肯定唔係Vodka溝橙汁咁簡單！

「呢壺咩嚟架？」我問佢。

「生命之水溝Vodka同橙汁。」佢望住我：「係咪好怪？」

自信啲，拎走「係咪」呢兩隻字，係好怪，仲要係好搵怪。

除咗怪之外，仲好搵癩。

不過我好好奇，我同佢上次都冇咩幾句，佢應該對我有咩Feel。

但係做咩今日又搵我？

「你上次同我都冇咩幾句，做咩今日又搵我嘅？」

「唔得架咩？」

又有話唔得嘅，只不過落到嚟呢啲地方唔快啲出手通常都蝕底咁解。

「你唔驚比人快過你咩？」

「快過我？冇所謂啦。」

竟然有人抱住咁Free嘅心態，唔似係想嚟搵食。

「即係你唔係嚟搵食架啦，咁你搵緊啲咩先？」

「你問我搵緊啲咩？」佢拎個火機出嚟：「好似我對我個火機咁對我嘅人。」

「你想講咩啊？」

講經還講經，但係我聽唔明啊大佬。

「唔緊要，唔係個個都明。」佢將個火機擺喺枱面：「你要用？」

「都好啫。」

我拎咗枝煙出嚟，然後拎起佢個火機諗住點火。

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冇油定係個壞咗，個火機乜極都乜唔著。

## 八.

「喂，大佬你舊嘢用唔到架啲。」我將佢個火機放返喺枱面。

我拎自己個火機出嚟點煙，而佢就個火機收返落褲袋。

「你唔搽咗佢？」我問佢。

佢收埋佢做咩？都用唔到。

「點解要搽？」佢反問我。

「都用唔到，做咩要留低？」

「我哋身邊有好多嘢都用唔著，咁係咪要全部搽曬佢？」

比佢咁樣一問，我真係唔知點答。

我哋兩個沉默咗一陣，佢終於開口。

「對唔住，No offence嘅。」佢斟酒：「我自罰一杯。」

講完，佢就即刻拎起酒杯。

我諗住阻止佢，但佢唔洗兩秒已經清空咗隻杯。

「其實冇咩啲。」我繼續講：「我反而有啲好奇，想聽多啲。」

我知我咁講佢一定會開始講經，不過既然佢好似有嘢想講就比佢講下啦。

「你有冇諗過，一樣嘢有冇用，係取決於邊個用同點樣用？」

「呢個我聽過啊，但係火機冇油好似真係咩用都冇。」

「咁又唔係嘅，可以入油架嘛。」

「吓，呢啲咁嘅垃圾火機有得入油嘅咩？」

佢拎返個火機出嚟：「梗係有啦。」

佢將個火機底Show比我睇，我見到有個針窿咁嘅嘢，應該就係入油嘅位。

「就係呢個窿？」我問佢。

「無錯。」



「但係唔會好麻煩咩？」

又要買火機油，又要喺個細窿到灌入去，諗起都覺得麻煩，比著係我真係寧願買過個新嘅。

「少少啦，我初頭都覺得好麻煩，不過而家都冇咩嘢。」

「搞咁多先用得返，比多十蚊買個新嘅唔好咩？」

「的確係嘅，但係有時做一樣嘢，最緊要唔係方便，而係因為佢背後嘅意義。」

「你意思係你幫啲垃圾火機入油係有特別意義？」

「你可以咁講。」

「願聞其詳。」

「好長架嘞，你唔介意？」

唔出都出咗嚟啦，聽埋先走囉。

「唔介意啊，你講啦。」

## 九.

「我覺得而家啲人好講求方便，同埋快。」

「呢啲梗係啦，又慢又麻煩點搞。」

「你有冇買過Zippo火機？」

「冇啊，做咩？」

咁鬼麻煩，又要入油，又要換綿，我先唔會咁樣搞鳩自己。

「如果我要你諗下點將火機同愛情扯上關係，你做唔做到？」

乜撚嘢啊？愛情同火機點扯上關係啊？

「得啱。」我禮貌咁覆佢。

「你個火機咩樣架？」

你突然咁問，我真係唔知喎，我係屋企隨手拎架咋。

「你等我拎出嚟睇下。」

我係褲袋拎咗個火機出嚟擺喺枱面，係一個BIC嘅純紅色火機。

「嗯，我會記住。」

吓，記住做咩？

「咁我收得返埋未？」

「請。」

我收返埋個火機，然後望住佢：「你今日有冇特別安排架？」

呢個先係重點，因為下場不鏟都重要過上場。

「咩安排？我飲完呢到就返去架喇。」

我屌你啊，真係唔識架喎。

「我唔飲喇，我嚟M啊。」我苦笑。

特登叫我出嚟仲以為咩料，點知淨係想飲酒。

「咁你走先？」

屌你啊，仲要趕我走？

「好啊。」

我直接起身衝出門口，每一步都超用力。

我回頭望，發現一個人都冇。

仆佢個街，佢真係唔追架啲。

做到咁明顯都睇唔出我嬲咗咩？

無事嘅，佢行緊出嚟架喇。

企咗陣終於有人行出嚟，不過唔係啊聖，係啊恩。

「做咩嬲爆爆咁啊？」啊恩問我。

「條撚樣囉！都唔知搞緊乜撚！」我忍唔住鬧佢。

「佢咪溝緊你囉。」

邊有人咁溝女架？

「認真咩？」

「佢用緊佢嘅方式溝你。」

真係多謝囉，我真係唔識欣賞。

「叫佢用返我鍾意啲啲方式得唔得？」

我都係鍾意啲正常人嘅溝女方式，佢呢啲我搞唔掂。

「信我啦，佢好仔嚟，你最後都會Like佢架。」

真定假啊？咪撚啲。

「好啦好啦，咁我要點做配合佢啊？」

# 十.

「你依家個火機拎出嚟睇下。」

「做咩你又問啊？」

「拎出嚟先啦。」

「唉，好啦好啦。」

我有啲唔耐煩，但都係拎咗出嚟比佢睇。

佢拎住我個火機，仔細咁檢視。

「普普通通一個十蚊雞嘅火機仔啫，洗唔洗睇咁耐啊？」

我意思係，一個爛鬼火機真係有必要睇咁耐咩？

過咗一陣，佢終於將個火機遞返比我。

「你拎返先。」

我接過個火機：「睇完啦嘛，仲有冇嘢要提醒我？」

「或者你可以試下思考下應該點樣對待愛情。」

「咁深奧嘅？」

不過都行到呢步，我返到去諗下啦。

「唔深架，我相信你會諗得明。」

咁都唔深？我屌你啦！

「知道喇，我走先喇！」

講完，我轉身就走。

「喂！」佢叫住我。

「做咩啊又？」我有啲唔耐煩。

「你都唔細架喇，係時候修心養性。」佢用長輩說教嘅語氣對我講。

搞乜鳩啊？你提早更年期呀啊恩？

「嗯，知道喇。」我好似對老豆老母咁敷衍佢。

講完，我就搭上咗咁啱好嘍我身後停低嘅紅Van。

上車之後，唔知係因為我太劫，定係我真係想思考。

我拎個火機出嚟，將佢貼喺個車窗上面。

火機同深夜冇人嘅街道重疊，不時被路燈散射出嚟嘅泛黃燈光映照，係一個素麗嘅畫面。

痴鳩線，我係咪傻撚咗？

其實...唔係啊。

雖然呢個畫面嘅組成好簡單、好樸素，但係都幾靚啊。

其實我身邊有好多嘢都好靚，只不過我冇去留意、冇去珍惜姐，例如我屋企爛咗嗰條絕版假鳩。

簡單、樸素，但要珍惜同留意嘅嘢，即係...

愛情。

唔通呢個就係佢哋想我諗嘅嘢？

愛情其實一啲都唔複雜，相反地簡單到仆街，純粹睇你有冇心啫。

我即刻用手機Mark低，以防我個死人金魚腦唔記得。

# 十一.

第二日。

今日我放假，瞓到晏晝先起身。

我緩緩咁爬去床邊，拎起擺喺床頭櫃上面嘅電話。

我打開一睇，通知欄空空如也。

睇嚟今日，我都係要喺屋頹住過。

我喺櫃裡面拎咗張懶人枱擺喺床上面，然後將電腦枱部Notebook拎咗過嚟。

懶人生活，正式開始。

唔知過咗幾耐，基本上我有追緊嘅都已經睇曬最新一集，我進入一個唔知做咩好嘅狀態。

我拎住部電話無目的地亂咁碌，睇到琴日寫低嘅備忘。

「愛情其實一啲都唔複雜，相反地簡單到仆街，純粹睇你有冇心啫。」

「到底仲有冇嘢可以補充呢？」我喺到自言自語。

我沉思咗一陣，然後就出現咗一個新嘅諗法。

我做咩要喺到諗呢？上網搵咪得囉。

雖然我唔想我部電話存在啲弱智嘢，但係講到呢啲情感嘢，最多呢啲情感金句嘅地方一定係抖陰。

我知道抖陰啲情感金句有九成都係蠢撚柒鳩，但係幾廿萬句嘢，總有一句係正常有用啫？

我抱住一丁點希望，Download咗呢個所有家長都聞風喪膽嘅抖音。

搞咗一輪之後，我終於入到去睇嘢。

我不停碌、不停睇，而我個腦都開始不停融化緊，越睇越頭暈。

好彩喺呢個危急關頭，我終於碌到個好似有啲道理嘅金句。

「愛情唔係冇新鮮感就分手，而係冇新鮮感都愛對方，同理努力咁去搵新鮮感，因為新鮮感唔係同一個新嘅人去做啲舊嘅嘢，而係同一個舊嘅人去搵啲新嘅嘢嚟做。」

「幾有意思。」

講完，我就Cap低咗句嘢，然後收埋電話，拎返嗰個紅色火機出嚟。

「愛情同...火機？」我聽到自言自語：「我諗我明喇。」

## 十二.

一個禮拜後。

我再一次嚟到啊恩間吧，亦都再一次企喺吧台前面食煙，又一次問啊聖借火，而佢個火...

再一次係嗰個純紫色嘅BIC火機。

「其實你有冇食煙架？個火機用咁耐嘅？」我問佢。

「我有，不過少。」佢答我。

「咁如果我而家邀請你陪我食一枝呢？」我喺煙盒拎咗枝煙出嚟遞向佢。

「Sure。」佢接手我枝煙，然後擺落個嘴到。

我先幫佢點煙，然後再幫自己點，最後將個火機還返比佢。

「我哋今日不如坐吧台？」我問佢。

「都得。」

講完，我哋兩個就坐咗上吧台前面嘅高腳凳。

「上次...」佢想講嘢，但比我打斷咗。

我將嗰個純紅色嘅BIC火機拎出嚟擺喺枱面：「我知你想講咩。」

「請講。」

「你對待個火機嘅態度就係你對待愛情嘅態度。」

「無錯。」

「而火機呢樣嘢同愛情一樣好簡單，唔會令你去珍惜同留意，但當你失去咗嘅時候，你又會可惜，然後想搵返佢，但又搵唔到，最後只可以買過個。」

「仲有呢？」佢微笑住咁講。

「火機嘅油就好似愛情嘅新鮮感一樣，燒曬係可以諗辦法再入油，唔一定要搵咗佢。」

「所以呢？」

「啊恩，要杯Angel's Kiss。」我含情脈脈咁望住佢：「咁你呢？」

佢笑咗笑：「我比較大膽啲，Honey Moon會好啲。」



「你老味，兩個唔好增加我工作量得唔得？」啊恩各送咗一隻中指比我兩個。

「咁冇計喇，唯有直接啲。」我咬咗咬嘴唇。

然後，一嘢錫落佢到。

完